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三十三

瑞安孫詒讓學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
也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
目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疏
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說文示部云神天神引出萬
物者也人鬼者祭法云人死曰鬼爾雅釋訓云鬼之言歸也說
文鬼部云人所歸爲鬼地示者釋文云示或本作祇案說文示
部云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此
經例用古字通借示爲祇注例則用今字作祇陸所載或本與

全經字例不合非也太平御覽地部引物理論云地者其神曰
祇祇成也百生萬物備成也云以佐王建保邦國者佐釋文云
本或作左阮元云依說文左者正字佐者今俗字案阮說是也
但經例凡佐助字並作佐不作左大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
職同或本亦非 注云建立也者天官敘官注同云立天神地
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者天神爲祀地祇爲祭人鬼
爲享見下文賈疏云經先云人鬼後云地祇鄭則先云地祇後
云人鬼者經欲見天在上地在下人藏其閒鄭拊下經陳吉禮
十二先地祇後人鬼據尊卑爲次故也云禮吉禮是也者明此
三者專屬吉禮不通賅五禮也云保安也者地官序官注同云
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者明建保

邦國乃通咳五禮不專承上所建之吉禮爲文也二云目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者目舊本譌自今據余本注疏本正賈疏云互相成者王國云吉禮亦有凶禮已下邦國云四禮明亦有吉禮矣詒讓案尊鬼神謂先特舉吉禮重人事謂凶禮以下宗伯通建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事謂祀之祭之享之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吉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書亦多爲吉禮吉禮之則十有二疏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者以下五禮至六器等並禮官之官法也說文士部云吉善也示部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云吉福也案祭祀之禮取以善得福是謂之吉禮大祝吉祝注云祈福祥也亦此義禮以事神致福爲本義故五禮首吉

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注亦云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爲首也 注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亦據下文云故書吉或爲告者謂故書有兩本一本作吉一本作告也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書亦多爲吉禮者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禮記緇衣尹吉卽尹告之誤周易后以施命詰四方王弼本作詰四方亦是字誤云吉禮之別十有二者賈疏云天地各有三享人鬼有六故十二也阮元云注詳言此者以證敘官注所云其別三十有六也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燎燎祀司中司命靦師雨師禋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禋積也詩日芃芃椹樸薪之禋之二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昊天上帝上帝玄

天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爲賓
柴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兩師畢也玄謂
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上所祀天皇大帝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
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云中能上也祀五
帝亦用實柴之禮云疏以禮祀祀昊天上帝者賈疏云此祀天
神之三禮以尊卑先後爲次謂歆神始也詒讓案說文示部云
祀祭無已也此經通例天神云祀地示云祭人鬼云享二者對
文則異散文亦通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王者一歲七祭
天地仲春后妃郊高媒亦祭天也郊特牲孔疏云皇氏云天有
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上一也夏正郊天一也五時迎氣五也
通前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禮爲祈祭不入數崔氏以

雩爲常祭九也案曲禮疏說天歲有九祭亦與崔同詩大雅生民箋云禮祀上帝於郊媒說與許同而月令注則謂郊媒祠媒官不祭天崔氏不數郊媒蓋從月令注義但此九祭之中圜丘祭昊天南郊祭受命帝迎氣大饗大雩皆祭五帝雖同爲祭天禮之隆殺亦自不同要其用禮祀則一也云以賣柴祀日月星辰者郊特牲疏云凡祭日月之禮崔氏云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是其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其二也此等祭日之與月各祭於一處日之與月皆爲壇而祭所謂王亥祭日夜明祭月皆爲燔祭也夏正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三也孟冬大蜡之時又祭日月故月令

孟冬祀來年于天宗是其四也此二祭并祭日月共在一處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壇則實柴坎則瘞埋也今案日月之祭有五崔氏所舉四祭惟二分朝日夕月爲天子之正祭其主配南郊祈年天宗爲從祭它如左昭元年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祭之則因祭而祭也觀禮拜日于東門之外禮日于南門之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則因會同而祭也此二祭無定時崔氏亦未舉至祭義所云祭日于東祭月于西卽是二分之正祭小宗伯兆四類則又天神之別祭並不在迎氣時詳小宗伯疏又凡祭月皆於壇所謂夜明是也其禮皆與日同用實柴觀禮鄭注謂祭地瘞卽祭月說殊不塏崔氏遂謂郊蜡祭月於坎用瘞埋非也云以燠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

師者釋文云檮本亦作檮案說文木部云檮積木燎之也周禮以檮燎祀司中司命重文灑柴祭天神或從示檮柔木也非此義羊人注亦作檮燎別本誤正與彼同孔繼汾謂釋文檮疑禱之譌亦通風俗通義祀典篇三引此文其一作檮檮蓋灑之誤西古文作𠄎故禱或作禱又譌爲柳也又此云祀說文引作禱者蓋亦傳寫之誤說文火部云吳柴祭天也燎放火也經典通攷燎爲爇漢書郊祀志作燔爇用正字也觀師者九經字樣虫部云觀古文風全經六篇風雨字皆作風惟風師字作觀說文無此字从羸與六書例亦不合所未詳也凡祭星辰尊者亦以實柴卑者則以檮燎爾雅釋天云祭星曰布郭注云布散祭於地爾雅釋文引李巡云祭星者以祭布露地故曰布又引孫炎

云既祭布散於地似星辰布列也穆天又云祭風日磔公羊傳
三十一年傳徐疏引李巡云祭風以牲頭蹶及皮破之以祭故
日磔又引孫炎云既祭披磔其牲以風散之又公羊傳三十一
年何注云日月星辰布風磔兩升說與釋天又小異其二云兩升
者蓋卽此經祭雨師禘燎升煙之義此經不云布磔者約舉太
端不詳縛節也 注云禴之言煙者賈疏云案尙書洛誥予以
秬鬯二卣明禴注云禴芬芳之祭又案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
禴義並與煙得相叶也但宗廟用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達於牆
屋是也天神用煙則此文是也鄭於禴祀之下正取義於煙故
言禴之言煙也案書堯典禴于六宗通典吉禮引鄭注云禴煙
也取其氣達升報於陽也御覽時序部引尙書大傳述書作煙

于六宗鄭注云煙祭也字當爲禋蓋禋煙釐類同故升煙以祭謂之禋祀對實柴煇煇言之也散文則禋通爲祭祀爾雅釋詁云禋祭也說文丌部云禋絜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爲禋是也詩大雅生民孔疏引王肅云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禋非燔燎之謂也又引袁準云禋者煙氣煙燼也天之體遠不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外傳曰精意以享禮此之謂也難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云禋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燼之體也書曰禋于文武者取其辨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絜祀曰禋若絜祀爲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案袁說是也洛誥禋

於文武是人鬼可稱禮詩小雅人田云東方禋祀鄭箋云禮祀四方之神祈報是地示亦有禋祀矣此皆散文通言禮節實不同也云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者郊特牲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彼文本指宗廟禋鬯此天神無祿而升氣亦尙臭之意故引之證禮之取義於煙也云禋積也者與說文禋訓積木燎之同風俗通義祀典篇云禋者積薪橋柴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云禋之言聚也謂聚薪焚之揚其光炎使上達於天也禋聚疊韻聚積亦同義引詩曰芃芃棫樸薪之禋之者大雅棫樸文毛傳亦云禋積也鄭彼箋云白楸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此引之者亦證禋訓積薪也云三祀皆積柴實性體焉或有王布者續漢書祭

禮志劉注引吳商說同說文木部云柴小木散材月令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柴以給燎此三祭皆燎故知皆積柴也賈疏云此司中司命等言烝燎則亦用燧也於日月言實柴至昊天上帝言燧祀則三祀互相備矣但先實柴次實牲後取燧事列於卑祀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但云或有玉帛則有不用玉帛者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彼雖摭據天地宗廟諸神今以天神言之則二大小次祀皆有也以肆師言之燧祀中有玉帛牲牲三事實柴中則無玉唯有牲幣絜燎中但止有牲故鄭云實牲體焉據三祀有其玉帛惟昊天具之實柴則有帛無玉是玉帛於三祀之內或有或無故鄭云或耳郊特牲疏云其園丘之正祭雉烝

云其初先燔柴及牲玉於上訖次乃埽上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燔柴及牲玉於壇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次則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又云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上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上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案崔皇二家並依鄭義推定通典吉禮說亦略同公羊僖三十一年何注云天燎地瘞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呂氏春秋季冬紀高注云燎者積聚柴薪置璧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煙氣亦並謂祭天神有燔牲玉之事與鄭及韓詩傳同金鶚云太宗伯於昊天上帝言禮祀日月星辰言實柴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言禋燎皆類敘而別言之其禮必各異禮

之言煙又爲精意以享故知其但以幣帛加柴上而燔之不貴
多品又取其氣之絜清也實柴謂以牲體加於柴上祭日月非
全然當取其體之貴者燔之爾雅釋天云祭星日布謂以牲體
分析而布於柴上以象星辰之布列日月星辰亦燔幣然所以
異於禋祀者在牲不在幣也標燎則有柴有牲無幣而用柴獨
多此祀天神之等殺也論讓案郊上及日月諸天神之祀禮經
無專篇此職三禮之別鄭賈所釋並未詳析無可推校王氏訂
義引崔靈恩云三牲俱足以禋爲名稱若少其一則但云實柴
若少其二則以積薪爲名此謂以牲牢多少異名今攷昊天
帝本用特牲而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則王國大小祭祀
咸用大牢崔氏所云正與禮反其不足據明矣竊以意求之禮

祀者蓋以升煙爲義實柴者蓋以實牲體爲義燹燎者蓋以焚
燎爲義禮各不同而禮盛者得下兼其燔柴則一故鄭小子注
以此三祀通爲積柴又覲禮及爾雅釋天並云祭天燔柴大傳
云柴于上帝祭法云燔柴于泰壇說文冫部云柴燒柴焚燎以
祭天神又火部矣亦訓爲柴祭天是禋祀亦可以言柴亦可以
言燎也然祭天禋祀升煙之節據崔靈恩皇侃熊安生說在正
祭之前則尙未薦血腥安得便取牲燔燎郊特牲疏云郊唯特
牲得供正祭燔燎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世二
處所用此乃知其不可通而曲爲之說不知國語周語云郊禘
之事則有全烝全烝分體薦之本不肆解若如皇熊說分體以
供燔燎則正祭時所薦體已不全安得謂之全烝乎何氏公羊

注謂取俎上七體燎之攷之禮經七體者乃豚解之法是房烝非全烝也且卽如其說既取七體以燎則俎爲虛俎矣正祭時復用何體乎然則升煙之節蓋無燔牲但祭天升煙欲神之後疑當復有實柴之禮實柴則有燔牲故韓詩內傳有升柴加牲之文書舜典至于岱宗柴釋文引馬融云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是禮祀亦兼實柴之證也蓋祭天升氣之後有薦血禮器郊特牲所謂郊血大饗腥是也薦血之時蓋殺牲而不解是之謂全烝既薦血又薦腥則牲已解爲七體禮運注所謂豚解而腥之也於是復有實柴之禮於七體中取其貴者加於柴上而燔之猶廟享薦孰之前有燂蕭之節也蓋升煙之初無燔牲故薦血得有全烝薦腥之後已豚解故實柴得燔牲體但所

燔者乃七體中之一體何邵公以爲盡取七體而燎之蓋所聞之誤至實柴主於實牲體煇燎與實柴體蓋隆殺小異然亦有燔牲但二者既不用全烝則無升煙之節此經天神地示人鬼三祭每祭之中皆先言大祀次及中小祀禮亦由隆而殺其隆者得以下兼殺者則不能上儼若祭天神則禋祀亦兼實柴實柴煇燎不能兼禋祀也地示則血祭亦兼有埋埋沈不能兼血祭也人鬼則肆獻禋亦兼饋食饋食不能兼獻禋也等次甚明可以例推而鄭賈並謂大小同禮互文見義則無復隆殺之差賈疏又謂先實柴次實牲後取煙則節次尤淆提矣至祭天地燔瘞之玉與禮神之玉亦異郊特牲疏引皇侃說圜丘之祭先燔柴及牲玉以降神及設正祭就坐乃置蒼璧於神坐以禮神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三

九 楚國子社本

五百四十七

通典說亦同足證燔瘞之玉非卽禮神之玉蓋禮神之玉有一
定之制度祭畢則藏之燔瘞之玉但取備物其形制必沽而小
若左昭三年傳王子朝以成周之寶珪沈于河此則妄干大位
媚神求福非常法也又案閼丘南郊禮神之玉依典瑞文皆當
用四圭有邸其燔玉經無文疑當用一圭而小皇氏依後鄭注
義謂閼丘禮神以蒼璧又云其在先燔者亦蒼璧也並非是通
典引許敬宗等奏謂燔柴當用蒼璧正祭當用四圭有邸說亦
未允蒼璧非祀天之玉詳後疏又此祀天神禮祀實柴及下文
祭地而埋沈等賈疏以爲皆欲神始郊特牲疏引崔靈恩熊安
生說略同又引皇侃說則謂燔柴在作樂降神之前說雖未是
而謂在正祭之前亦同崔熊義唯爾雅釋天郭注云燔柴既祭

積薪燒之瘞埋既祭埋藏之詩大雅鳧鷖疏引孫炎義同此並
與崔熊皇說異通典及舊唐書禮儀志載許敬宗等奏云謹案
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尙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祭宗
廟則炳蕭灌鬯皆貴氣臭同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甚詳燔柴
在祭初禮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柴爲始然
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爲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論說晉太常賀
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積左胖漢儀用頭今郊
用脅之九介太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奉圭璧俱奠燔薪之上此
卽晉代故事亦無祭末之文賀循既云用祭天之牲左胖復云
今儀用脅九介足明燔柴所用與升俎不同是知自在祭初別
燔牲豔非於祭末燒神餘饌此則晉氏以前仍遵古制唯周魏

以降妄爲損益緣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爲祭末事
無典實禮闕降神又載張說徐堅康子元等駁許議云案禮迎
神之儀樂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祇出九變則人鬼可得而
禮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也惠士奇申崔
許等義云燔燎升煙以達精意當在祭初天神之柴猶人鬼之
禩郭注爾雅謂既祭而燎是宗廟亦當既祭而禩也可乎蓋奏
樂致神而人鬼禮之以玉而禩地祇禮之以玉而薦血天神
禮之以玉而燎柴張說謂宜先祭後燔非通論也今案孫郭說
非經注義惠氏駁之是也此經天神地祇人鬼三祭並舉祭初
之重節而言如地祇之血祭人鬼之肆獻禩饋食皆不在祭末
何獨於天神之禩柴及地祇之瘞狸獨舉祭末之禮言之乎且

鄭注於地而血祭云陰祀白血起貴氣臭此言血祭之在祭始也於天神云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又云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陰祀既云白血起明陽祀亦自氣臭起矣二注蓋互文見義是鄭意亦不以柴瘞爲祭未之節可知況司巫守瘞注明有祭禮未畢之文乎惟觀禮祭天燔柴祭山川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注云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賈彼疏云燔柴等在作樂下神之後是下神之禮終又謂或可周禮此二者爲歆神至祭祀之後更有此祭瘞升沈之事若今時祭祀訖始有柴瘞之事者也賈此說卽兼采漢魏以後祭禮不知下神之後不可以言終若云祭後更有柴瘞則亦非祭之重節不過如廟享既祭藏隋之例乃祭之餘事經安得特舉爲諸祭殊別之禮乎彼

注云終矣備矣者乃通燔柴升沈瘞五者而言謂應數祭事終盡於此終之義與備蓋略同非謂樂瘞等在祭終也賈誤會鄭意乃自生岐迕非也至於郊祀燔牲當在升煙之後於用全烝之文本不相迕前已辯之賀循用左肸之說本於漢制漢書郊祀志王莽奏天地用牲一燔燎瘞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是謂用左用右並別殺牲故通典許敬宗奏謂燔用蒼犢正祭用騂犢一祭遂用兩犢說實大謬不足據也又案凡祀天皆用騂犢鄭後注謂圜上別用蒼犢亦非也云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者升煙尚氣臭氣臭卽陽也賈疏云案郊特牲云升首於窋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月亦地以陽報陽故取特牲

爲義也鄭司農云昊天天也者說文夬部云夬春爲夬天元氣
夬夬昊即夬之隸變先鄭以昊天爲天之大名不依四時異名
之說詩周頌昊天有成命鄭箋亦云昊天天大號也云上帝玄
天也者典瑞注同賈疏云案廣雅云乾玄天易文言云夫玄黃
者天地之禠也天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謂玄名天先鄭蓋依
此而讀之則二者異名而同實也若然則先鄭與王肅之等同
一天而已似無六天之義故以天解昊天上帝爲一也孫星衍
云司農上帝爲玄天蓋謂北極上帝玄北方色故明堂北出稱
玄堂卽是康成所云北極上帝賈以先鄭與王肅同一天非也
案孫說是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北方曰玄天高注云北方十
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云玄天素問天元紀大論云玄

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閏元占經天占引尙書考靈曜說天有九野亦云北方玄天先鄭此注以天釋昊天而別以玄天釋上帝者蓋謂昊天天之大名上帝爲北方之帝天北高而南下故獨尊上帝之稱禮經凡言上帝者皆玄天也與後鄭北極天皇大帝之說亦略相類然則先鄭說雖與後鄭小異究不同王肅一天之說疏說甚誤云昊天上帝樂以雲門者據大司樂文卽冬至圓上所祀者也云實柴實牛柴上也者亦謂實柴取實牲體爲義日月星辰不用積故云實牛但先鄭唯釋實柴爲實牛柴上則似禋祀樵燎並不實牛矣說與後鄭異又案天神唯圓丘五郊明堂用積餘日月星辰以下皆用大牢故小司徒云凡小祭祀用牛牲是也其祈禱則用少牢祭法祭日月等並豕祭

時埋少牢爲文是也郊特牲疏引崔靈恩說謂日月用犢又引皇侃說謂日月合祭用犢分祭用少牢孔氏又謂日月以下常祀用羊王親祭則用牛並與禮不合不足據也互詳小司徒羊人疏云故書實柴或爲賓柴者實賓形近而誤二鄭並不從也云司中三能三階也者北堂書鈔設官部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春秋元命苞云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主閭德宣符德立題西近文昌二星日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日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日下台爲司祿主兵書鈔引宋均注云能今之台字也占經又引黃帝占云三能近文昌宮者曰太尉司命爲孟次星日司徒司中爲仲次星日司空司祿爲季賈疏引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三

十三禮學通本

五百四十八

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漢書東方朔傳願陳秦階六符顏注引孟康云秦階三台也又應劭引黃帝泰階六符經云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是司中卽三能又卽三階也云司命文昌宮星者賈疏引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日司命第五日司中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日司中六日司祿開元占經引黃帝占云文昌六星從斗魁第一星爲上將建威武第二星爲次將臨左右第三星爲貴相主文理第四星爲司命主賞功進賢第五星爲司中主司過詰咎第六星爲司祿佐理實風俗通義祀典篇云周禮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

星也義與司農同太平御覽天部引石氏星經以司命爲文昌
第五星疑非祭法王立七祀別有司命鄭彼注謂小神居人間
主督察三命者白虎通義壽命篇云司命舉過說文而部亦引
漢律有祠祀司命彼並非天神祭法孔疏引皇侃說亦以爲文
昌宮星非也楚辭九歌有大司命少司命大司命疑卽此天神
少司命卽祭法小神矣云風師箕也者此注用今字作風也書
舜典孔疏引後鄭書注說同風俗通義祀典篇云周禮風師者
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
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獨斷云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
天能與風御覽天部引荊州星占云箕舌一星動則大風至不
出三日又云箕宿四星第二星一名風后開元占經東方七宿

占引石氏云箕大星一名風星月宿之必有大風是箕爲風師也風俗通義又引楚辭說云飛廉風伯也案此本離騷王逸注漢書郊祀志顏注同此秦漢以後之異說不可以證禮也云雨師畢也者舜典疏引後鄭書注說同風俗通義祀典篇云周禮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易師卦也土中之眾者莫若水眾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於泰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獨斷云雨師神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雨義並與司農同風俗通義又引春秋左氏說云共工之子爲玄冥鄭大夫子產禱於玄冥雨師也案玄冥爲地前五神之一不可以消天神楚辭天問王注又謂雨師名萍翳漢郊祀志顏注亦云屏翳一曰屏號顏又據秦祀二

十八宿復祝風伯雨師設非箕畢二星此亦秦漢後異說不可
以證禘也云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帝大帝者冬
至圜丘祭天神詳大司樂職公羊宣二年何注云帝皇天大帝
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御覽天部引五經通義
云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卽耀魄寶也又云天皇大帝亦曰太
一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黃帝占云天星大帝名耀魄寶主
天子象下出命符賈疏云元命包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
大列爲中宮大極星星其一明者大一帝居傍兩星巨辰子位
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此宮之言中此宮之
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精
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舍元氣以斗布當是天皇大帝

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
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大一常居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
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於單名皇天
單名上帝亦得故尙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
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
張既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卽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皆是
上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供皇天上
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大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
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巽
義天號第六今尙書歐陽說曰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秋曰旻天
冬曰上天摠爲皇天爾雅亦然古尙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

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盛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尙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摠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時非秋天玄之間也爾雅者孔子問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非必正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昊天不弔則求天殺生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於時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主耳若祭於時所論從四時天各云所別故尙書所云論

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
五稱之鄭云皇天者其尊大之號不逐四時爲名似本正稱論
讓案爾雅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郭注云言氣皓旡詩王
風黍離孔疏引李巡云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又引
孫炎本亦同許鄭所據作春昊夏蒼與李孫郭本異白虎通義
四時篇載爾雅有二說是也釋名釋天云夏日昊天其氣布散
灑灑也與今本爾雅同廣雅釋天云東方昊天與今尙書及許
鄭所據爾雅同毛詩王風黍離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
廣大則稱昊天說與古尙書說同此經昊天月令別稱皇天旣
非東方之帝又祀於冬至則毛詩及古尙書說庶得其正矣金
榜云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而冕旒五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鹿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榜謂昊天垂象之天也上帝祈穀之帝也冬至禘者爲昊天啓蟄郊者爲上帝後鄭合昊天上帝爲一誤案金說是也此職及司服之昊天上帝亦當分爲二昊天爲圜上所祭之天天之總神也上帝爲南郊所祭受命帝五帝之蒼帝也大司寇小司寇並云禋祀五帝則五帝皆同禋祀此經唯云上帝者以受命帝卽五帝之一義得互見也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彼云祀天卽此昊天旅上帝卽此上帝二者別文明其非一帝可知而鄭賈說昊天上帝並合爲一爲專指圜上之天帝非也凡此經及禮記單云上帝者並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三

十七 禮記卷之四十八

五百四十八

爲受命帝典瑞注以爲統眩五帝掌次注又以爲專指圜上天
帝亦非也月令注以皇天爲北辰上帝爲大微五帝彼皇天卽
此昊天注分釋義較長但以上帝爲通五帝則仍未析耳互詳
掌次及後疏又案鄭以昊天上帝爲北辰賈所引春秋緯並據
北極大星言之卽今之北極帝星也然五行大義論諸神篇引
甘公星經晉書天文志並謂天皇大帝名耀魄寶一星在鉤陳
口中則北極帝星之外別有天皇大帝之星史記天官書及漢
書天文志並無之今天官家所測星圖則帝星外又別有北極
與天皇帝兩星然古說北極四星或云五星皆不兼鉤陳及
其口內之星據賈引鄭說謂昊天上帝一日大一常居與元命
包說同則鄭所謂天皇帝者自指北極帝星非後世所測鉤

陳口中星也互詳匠人疏又案鄭謂周圍上祭天皇大帝猶漢郊祀大一卽本漢制爲說據史記封禪書漢武帝時以公孫卿公玉帶言祠太一又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日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蓋西漢人謂天神最貴者爲太一與籍候說同但云以春秋祭之東南郊則時地與禮不合蓋方士之妄也金鶚云鄭注太宗伯昊天上帝以爲天皇大帝注大司樂以爲天神主北辰注月令皇天以爲北辰耀魄寶本於春秋緯謬也古尙書說云元氣廣大曰昊天有曰皇天者說文皇大也天道至大故稱皇天合而言之曰昊天上帝或言皇天上帝分而言之曰昊天曰上帝或曰皇天或單言天單言帝一也要不可以星象爲天北辰天皇大帝皆星

名未可以爲天也案金說是大戴禮記公冠篇附載祀天祝辭云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不稱北辰天皇大帝則鄭說未可信矣云星謂五緯者保章氏注云星謂五星說文晶部云臆萬物之精上爲列星重文星壘或省案總言之則五星二十八宿及恆星通稱列星析言之則有謂五緯者此職及保章氏之星辰並對二十八宿而言是也有謂二十八宿者馮相氏若蒺氏之二十八星是也五星謂之五緯者史記天官書云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通行贏縮有度是也賈疏云五緯卽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言緯者二十

八宿隨天左轉爲經五星右旋爲緯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此云星明是五緯又案星備云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一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事云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保章氏注同辰依字當作會說文會部云日月合宿爲會十二次者月令鄭注云孟春者日月會於諏訾而斗建寅之辰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也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孟秋者日

月會於輔尾而斗建申之辰也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書堯典孔疏云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賈疏云尚書堯典云厥象日月星辰洪範五紀亦云星辰鄭皆星辰合釋者餘文於義不得分爲二故合釋此文皆上下不見祭五星之文故分星爲五緯與辰別解若然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辰卽二十八星也案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

何謂辰對日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是其事但二十八星
面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
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尙書胤征云辰弗集於房孔注云房日
月所會是也金鶚云辰爲日月所會所會卽在二十八宿如孟
春日在營室是會於室宿也五星爲緯二十八宿爲經故與日
月列而爲四左傳以歲時日月星辰爲六物周語以歲日月星
辰爲五位是辰與星別不得以星辰爲一物也堯典言厥象日
月星辰僞孔傳云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孔疏此星辰共爲
一物鄭注亦以星辰爲一果爾則左傳何以稱六物周語何以
稱五位乎星辰之解當以大宗伯注爲最確然對文則別五星
非辰二十八宿非星散文則通五星亦可言辰二十八宿亦可

言星案金說是也此辰卽二十八宿因日月所會分爲十二次以星土言之則爲分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尙書大傳兆十有二州鄭注云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卽此十二次之星也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者並詳前賈疏云此破先鄭也何則先鄭以爲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星今案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何得分之故後鄭云文昌第五第四星必先言第五後云第五者案文昌第四云司命第五云司中此經先云司中後云司命後鄭欲先說司中故先引第五證司中後引第四證司命故文倒也詒讓案二鄭說司中司命雖不同而皆以爲星蓋古天官家說如是司中左襄十一年傳又謂之司慎詳司盟疏又月令孔疏引石氏星經云

司命二星在虛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則爲小星史記天官書及漢書天文志並無之與文昌宮星異也云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者賈疏云案禮記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以日爲主故知五帝與日月同用實柴也若然五帝與昊天其服同大裘其牲同鬮粟於燔柴退與日月等者禮有損之而益亦如社稷服絺冕及其血祭卽在五嶽之上亦斯類也金鶚云五帝爲五行之精佐昊天化育其尊亞於昊天天神有禮祀實柴槱燎三等以禮祀爲首地示有血祭鯢沈醢辜三等以血祭爲首正自相當五祀尙得與地同血祭豈五帝爲天之亞而不得與天同禮祀乎案五帝用禮祀大小司寇兩職有明文鄭說與彼經悟金氏駁之是也五帝名號詳小宗伯疏賈疏又云

此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爲六宗案尙書堯典禮于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此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爲六宗案異義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尙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尙書說同玄之問也書曰肆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日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樛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大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婦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爲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爲六宗漢安卽位依虞書禋于六宗禮同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

祭月幽宗祭星雩祭祭水旱孔安國注尙書與此同張融評從
鄭君於義爲尤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
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人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卽不入六宗
之數也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月日月既尊如是故不得入宗也
案六宗之義白賈所舉外其異說見於呂氏春秋孟冬紀高注
晉書魏書禮志續漢書祭祀志劉注漢書郊祀志顏注通典諸
書者復有數家如以爲天地四時者伏生高誘崔靈恩也以爲
月令之天宗者盧植摯虞也以爲天宗地宗四方宗者司馬彪
也以爲三昭三穆者張鬚也以爲六地數主祭大社及五地者
虞喜劉昭也以爲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者後魏孝文帝杜佑
也以爲六代帝王者張迪也餘如王充李邵孟康劉劭則從歐

陽夏侯說賈逵則從古尚書說顏師古則從劉歆孔光說孟康
范甯吳商裴驥則從鄭君說王莽則兩取劉歆及尚書說馬融
則兩取書古今文說今討覈四禮知周本無六宗之祭而後文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實卽古六宗之遺典亦卽禮經所
謂方明諸家聚訟並未得其義今附著其略於此以血祭祭社
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不言祭
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實氣臭也社稷土穀之
神有德者醯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
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乘故書祀作禋禘爲罷鄭司農云禋
皆爲祀書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日五祀罷辜
拔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立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

在四郊四時通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
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
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五嶽東
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恆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寶
者四寶五嶽之匹或省文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
藏醜醜牲胸也醜而磔之謂磔醜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
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
耆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蠶禽獸仁之至
義之盡也疏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賈疏云此一經言祭
地而三等之禮尊卑之次亦是歆神始也社稷五祀五嶽此皆
地之次祀先薦血以歆神已下二祀不復用血也又云五嶽歆

神雖與社稷同用血五嶽四瀆山川之類亦當狸沈也案依賈說則血祭卽謂鶩血通典吉禮引三禮義宗則云祭地以牲血爲先然後行正祭杜氏說方丘北郊社稷之祭並云奏樂致神訖牽牲取血並玉捧之以求神謂之二始是則瘞而不薦與賈說不同今攷地示血祭與天神禱祀相儗疑當先薦神後灌祭使其氣下達與郊特牲說宗廟而祭略同賈唯云薦則於義未備至地示大祭唯有狸牲玉而血則灌而不狸崔杜說亦未當也詩大雅鳧鷖孔疏云鄭志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荅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如鄭此言祭五嶽有埋明社稷亦埋矣案孔說是也此地示三祭血祭得兼狸猶前天神二祀禮祀得兼實柴唯龜辜自

爲一祭它祭不兼此法耳凡瘞狸爲祭地示之通法覲禮云祭地瘞祭法云瘞埋於秦折祭地也爾雅釋天云祭地曰瘞埋呂氏春秋任地篇云有年瘞土無年瘞土是大地與社稷五祀並有狸可知賈疏謂血祭中唯五嶽四瀆兼有狸沈說亦未駭但據鄭志說則大地示之有瘞狸乃下兼之釋節不可以當血祭之正禮此亦足證崔杜說之未足馮矣又案凡王國有三社三稷祀之並用血祭晉書禮志引摯虞奏謂血祭者專指大社非也社稷春祈秋報歲凡二祭五祀正祭蓋當在中秋與報社同時詳後及肆師疏五嶽爲四望之一則四瀆四瀆及海當亦用血祭其禮秩同也經唯舉五嶽注補其義亦唯及四瀆皆文不具也四望止祭當在孟春南郊之後許小宗伯疏云以狸沈祭

山林川澤者，狸沈兼牲。玉幣言之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山海經北山經說祠山神云：用一雄雞，龜瘞小子云：凡沈辜，侯禴飾其牲，是狸沈有牲也。山海經說瘞祠之禮，用王者尤多。南山經云：用一瑋玉，用一璧。西山經云：用百瑜，用一吉玉。北山經云：用一珪。中山經云：用一藻玉。左傳襄十八年云：沈玉以濟。昭二十四年云：王子朝以成周之寶珪，湛于河。定二年云：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管子形勢篇亦有淵深沈玉之文。是狸沈有玉也。穆天子傳說，禮河有沈璧，沈牛馬豕羊，亦沈祭牲玉。兩有之，證禮運云：瘞，繒注云：埋，名曰瘞。幣帛曰繒，是狸有幣則沈亦。有幣可知。故鄭司巫注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鄭彼注不言幣者，文偶不具耳。此經地二不三祭血祭與天神禮祀相

擬豕沈與天神實柴相擬凡豕沈者無血祭而血祭則兼有豕
血祭薦血之時雖不豕牲而薦血之後復有瘞豕之禮則豕牲
亦猶禮祀升煙時不燔牲而升煙之後復有實柴之禮則燔牲
祭地用全烝者亦據薦血之時言之其後仍有解肆之法既解
肆乃取其體之貴者豕之與祭天用全烝而實柴之燔牲則用
解肆之體亦正同也互詳前疏又案此五嶽四瀆已入血祭則
豕沈之山川當爲中小山川其林澤則通大中小言之祭之時
月經注並無文月令孟春云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又仲冬
云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注云順其德盛
之時祭之也二文既不同禮器又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
有事於配林注云配林林名則似祭山林與四望同月諸文外

近未能定也 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者賈疏云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而鼓人職亦云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此其類也若大地方澤常用瘞埋與昊天禮相對金鶚云血祭自社稷始不言祭地者祭地與社稷同用血祭也賈疏謂大地方澤當用瘞埋與昊天禮祀對不知瘞埋可與燔柴對不可與禮祀對其說似是而非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故方土亦通稱社鼓人以靈鼓鼓社祭大司樂奏大蕤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而此社兼地地亦兼社地與社稷同樂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禮地旅四望四望卽五嶽次于社稷而與地同圭則社稷亦與地同圭可知而地與社稷同血祭從可知矣案金說也是也賈疏謂經舉社以表地說本不誤然又謂祭地當用

瘞埋以對祭天之禮祀則似瘞埋尤重於主祭果爾則經備舉地祇祭法安得獨遺其最重之禮乎蓋由不知瘞埋卽狸沈之狸乃祭地血祭後之節非其最重者也賈又謂此血祭下仍有狸沈與福辜二祀二祀具得與上天神三者相對故闕大地亦非鄭愷今並不取又案大地祇雖與社同血祭而禮秩尊卑迥殊其祭儀亦有同有異金鶚云禮運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社卑於地可知且祭地專於天子而祭社下達於大夫士至於庶人亦得與祭蓋祭地是全職大地社則有大小天子大社祭九州之士王社祭畿內之士諸侯國社祭國內之士侯社祭藉田之士與全職之地異又地有上中下上爲山嶽中爲平原下爲川瀆社雖兼五土而爲農民祈報當以平原穀土爲主

是社與嶽瀆各分地之一體與全載之地尤異此社神與地神
所以分也然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凡經典郊社並稱者皆祭地
之通名爲社洛誥言社而不言祭地以地統於天其祭已該於
郊之中孔疏言告天不言告地從省文也辨典言類于上帝而
不言祭地亦猶是也周官祭地與社多互見血祭祭社稷則祭
地亦血祭可知兩圭咸池祀地則社稷可知豈社與地無二祭
乎社爲地之屬故祭社之禮有與地同者求神用血祭玉用兩
圭有邸樂用咸池是也然地尊於社故祭社之禮多與祭地殊
祭地以夏至及孟秋祭社以春秋二仲祭地於方澤及北郊祭
社於國中及藉田祭地以後稷配祭社以句龍配祭地七獻祭
社五獻祭地用一犢祭社用大半祭地服衾冕十二章祭社服

義見五章其不同如此案金說是也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者賈疏云對天爲陽祀自煙起貴臭也金鷄云血祭蓋以血滴於地如鬱鬯之灌地也血祭與禋祀正對氣爲陽血爲陰故以煙氣上升而祀天以牲血下降而祭地陰陽各從其類也然血爲氣之凝血氣下達淵泉亦見周人尙臭之意又云賈疏謂薦血何能使氣臭下達於地郊亦薦血而不謂之血祭可知血祭非薦血矣通典以血祭爲瘞血不知牲幣有形質故須瘞埋血有氣無質何必瘞乎案金說亦近是但祭地所用血疑當先薦而後灌祭賈說亦未嘗不可通也云社稷土穀之神者依今文孝經說也賈疏引孝經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名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爲長五穀不可徧敬故立稷以表名漢書郊祀志

王莽奏云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白虎通義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尊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是社稷爲土穀之神也云有德者配食焉者卽下句龍柱稷等是也鄭言此者亦從孝經說破古文左氏說以社稷卽祭此配食之神不祭地示也通典吉禮及引崔靈恩說並同許君五經異義則依古文左氏說以社稷卽祭句龍稷等爲鄭所駁王肅又申其說與鄭學諸儒相難郊特牲孔疏云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其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三

五百四十九

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鄭駁之云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異義稷神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眾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說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旣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嶽四瀆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而土而五土之摠神卽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而與

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南山云岐岐原隰下云黍稷彧彧原隰生百穀稷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孔疏又云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五穀之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祇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融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薦粟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三

三

禮記卷之四十九

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仰實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貳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繅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言祀以配社明知社句龍也爲鄭學者通

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春秋傳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案風俗通義祀典篇亦據左氏說難孝經其稷米祭稷反自食之難與許路同獨斷及書

召誥僞孔傳唐郊祀錄引劉向說並同賈馬許王義續漢書祭
祀志劉注引漢仲長統答荀彧說社神則以後鄭爲正侍中鄧
義又依賈馬等說難之金鶚申鄭難王云大宗伯天日神地日
示人日鬼而血祭祭社稷與五祀五嶽並列於地祇社稷爲地
神甚明又左昭二十九年傳亦以社稷與五祀並列考五祀是
五行之神五行質具于地故爲地示五祀非人鬼則社稷亦非
人鬼可知且古之祀典人鬼特祀者如先嗇元愷先炊先聖先
師之類皆爲小祀而郊特牲篇云家主中霽而國主社社稷是
國之主諸侯所首重天子之祭亦亞於天地更可知其非人鬼
矣王說誤甚金又糾許鄭說稷神之誤云五經異義今孝經說
稷爲穀神許氏駁之謂既祭稷穀不得以稷米祭反自食因取

左氏說以稷爲田正許氏又駁之以稷爲原隰之神不得以稷
米祭稷爲難案社字從土明是土神稷字從禾明是穀神易云
百穀神木麗乎土故稷亦爲地示之屬猶日月星辰皆爲天神
也穀爲土所生故社尊於稷而穀與土別故稷可與社對若原
隰則已在五土之中旣總祭五土之神何必又別祭原隰原隰
又何可與五土總神對乎至許氏以自食爲疑其說尤謬夫祭
稷者祭稷之神非祭稷也物必有神主之其神旣主是物正宜
用是物以祭報其生育之恩安得謂自食乎左氏謂稷田正也
此言稷之所配食者爲田正之官以其播殖百穀有功於世故
配食於穀神猶句龍能平水土故配食於土神也許氏卽以田
正爲稷與賈逵等同該案全詎亦致竭足以折衷許鄭王諸家

之論稷爲五穀之神白虎通義說最允鄭此注雖亦以穀神爲釋然實本援神契說以爲原隰之神則仍是五土之一與社無大區別固不若班說專屬穀神之允也云其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稷者釋配食社稷之人也釋文云厲本或作烈案厲烈一聲之轉左昭二十九年傳云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其工氏之壩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鄭注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其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

開案左氏祭法並不言湯遷柱而祀棄此云湯遷者漢書郊祀志云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而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故賈疏引鄭尚書夏社序注云犧牲既成黍盛既潔祭祀以其時然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早致災沴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此注與書序注義並本漢志至祭法言稷繼柱在夏衰夏衰卽湯興時代相接故紀載偶異賈謂遷柱由旱欲見旱從夏起故據夏而言非也云故書祀作禋禋爲龍鄭司農云禋當爲祀書亦或作祀者作禋釋文作爲禋虛文昭云此與爲罷一例作爲字是詒讓案小祝保郊祀于社注亦云故書祀或作禋杜子春讀禋爲祀書亦或爲祀小子先鄭

讀同徐養原云說文示部祀或从異作禋然則祀禋一字也而司農讀此經子春讀小祝並稱禋當作禋者蓋禋字唯周禮故書有之他經罕見讀者或未之識杜鄭校勘諸本知卽祀字猶疑而未敢決故曰當爲祀至許君乃始決之此與司徒序官讀饌一例皆同字而疊故書者也段玉裁云司農以正字改或字故云當爲祀說文刀部云副判也引周禮副辜祭又云騶撻文副許亦從今書蓋本賈侍中與案段說是也上天禘諸祀故書不作禋而此五祀字獨作禋小祝郊祀小子五祀故書亦並作禋全經唯此三祀字故書與今書不同然則故書寫定者謂此三祀字與泛言祭祀者不同矣杜及二鄭則謂禋卽祀經字不宜互異故並校定從祀許書亦與杜鄭同驅辜大人先鄭注引

作罷辜從故書也牧人杜注作副辜則從篆文山海經中山經云其祠秦逢熏池武羅皆一牡羊副字亦作副並與許同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者掌次先鄭注云五帝五色之帝先鄭意五祀卽五郊明堂所祭之五帝以祀於宮中特稱五祀也影宋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引聖證論述鄭眾說帝作官則與後鄭義同未知足據否攷五帝之祭無在宮中之法唯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尙書大傳祀六沴之禮云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鄭注云中庭明堂之庭也或曰朝廷之廷也此祀五精之神案五精之神卽五帝大傳注引或說正在宮中先鄭此說或隱據六沴之禮與賈疏云先鄭意此五祀卽掌次云祀五帝一也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

裘當在園上與四郊今退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
且五帝天神當在上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內一何陋也金鷄
云五帝爲天神何得血祭又何得祭於宮中司農說謬云罷辜
披磔牲以祭者惠士奇云文選西京賦置互擺牲薛注謂破磔
縣之古文擺作罷段玉裁云司農從故書作罷故以披釋罷古
音罷讀如婆披讀如坡二同聲類故鄭君從今書作彌釋以彌
牲胷披彌雙聲說文祭部曰磔辜也與二鄭皆以磔釋辜詒讓
案說文尸部髀別也讀若罷故書作罷先鄭訓爲披蓋謂卽髀
之段字小子羊人大人並有沈辜辜義與此同彌辜蓋用特牲
披磔以祭小子先鄭注亦作辜謂磔牲以祭也云若今時磔狗
祭以止風者爾雅釋天祭風曰磔郭注云今俗當大道中磔狗

云以止風此其象是漢晉間有磔狗止風之法故先鄭舉以爲
況云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者破先鄭五色帝之說
也左昭二十九年傳蔡墨曰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
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鄭據彼文謂五祀
卽奉五官之神御覽禮儀部引漢舊儀云祠五祀謂五行金木
水火山也木正日句芒火正日祝融金正日蓐收水正日玄冥
土正日后土皆古賢能治成五行有功者也主其神祀之是漢
五祀亦祭五官與鄭說同但此五祀所祭者爲五行之示國語
魯語展禽說祀典云地之五行韋注云五行五祀金木水火土
是也左氏之五官乃五大神五示與五官名同而實異故左傳
杜注云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孔疏

亦引國語晉語說饒公夢蓐收人面白毛虎爪證五行之神非
卽重該等其說皆致塙蓋重該等五人官雖亦配食五祀而五
祀主神實非五人官鄭提爲一非也又謂在四郊者此謂特祭
五神所謂四方之祭也曲禮云天子祭四方諸侯方祀歲徧鄉
彼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
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
官而已孔疏云案宗伯云禋率祭四方百物知此方祀非四方
百物者以大宗伯血祭祀稷五祀五嶽五祀在五嶽之上此四方
亦在山川之上故知是五官之神詒讓案五祀祭於四郊故又
謂之四方凡大饗明堂及五時迎氣五示皆從食於五帝非其
正祭也五示特祀惟有四方之祭其時月經無明文詩小雅甫

田云以社以方鄭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孔疏謂秋功報成總祭四方依其說則祭四方當在仲秋與社
同時淮南子天文訓云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外高注云立秋
節農乃登穀言祭故報地德祀四方神也御覽天部引易緯通
卦驗亦云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白虎通義八風篇說同
四鄉卽四方也二書所言當亦指四方之正祭然謂在孟秋則
與詩方社同時不合蓋所傳之異也大司馬中秋獮田羅弊致
禽以祀助注云助當爲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彼乃因田
而祭四方其禮略殺非此五祀之正祭詳彼疏祭法云埋少牢
於秦昭祭時也注云時四時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
入於地中也彼用埋則亦地示而主四時與此五祀略同五祀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三

三十五 禮學社本 五百四十九

血祭亦兼瘞埋但彼以祈禱降用少牢耳又鄭說此五祀與月令五祀門戶中竈竈行異彼五祀即祭法王立七祀而去司命秦厲小祝云分禱五祀是也此天子之禮既不云七祀則非祭法所云可知又此文在五嶽上若是月令五祀其神不當尊於五嶽故二鄭說雖不同而皆不援月令五祀為釋而左傳昭二十九年杜注謂后土有家則祭中霤又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奧夫奧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甌注云奧或作窰孔疏云案異義窰神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盆甌之事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窰神許君謹案同周禮鄭駁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窰陘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於國郊而祭

火神於竈陞於禮乖也案據孔引異義是周禮舊說有謂此五祀卽以五官食於月令之五祀者史記孝武本紀索隱引說文亦云周禮以竈祠祝融是也通典吉禮引馬融及袁準正論說左傳昭二十九年孔疏引賈逵說呂氏春秋孟冬紀高注及風俗通義祀典篇說竈神並同旣與祭法天子祭七祀不合又以五官貴神下配戶竈等尤違禮意故鄭並不從也金鶚云此五祀列社稷五嶽之中必非戶竈等五祀可知五帝屬天五神當屬地故以血祭祭之國語魯語云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地之五行卽五神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者謂迎氣分配五帝時五人神亦從食也此非五祀之正祭因釋四郊之祭并及之賈疏云

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故鄭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也但迎氣迎五方天帝不言祭人帝案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大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等五德之帝并五人神於上明知五人神爲十二月聽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故鄭此注卽下青圭赤璋之下注皆云迎氣并祭五人帝五人神也案五時迎氣所迎者五天帝而兼及五行之示若五人帝五人神則配食焉鄭賈皆不及五行之示亦誤云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少昊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者卽上云五官也鄭誤以爲卽五行之示故引以爲釋左昭二十九年傳云魏獻子問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

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顧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詩小雅甫田孔氏及賈疏引鄭志云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顧頊氏之子犁爲祝融其丁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祭法曰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卽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存四郊其二祀合爲犁食火土者何荅曰犁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后土轉爲社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犁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案據鄭志所引先師說犁爲祝融本專食於火句龍爲后土本專食於土而左傳言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三

三

五百四十九

后土爲社疑句龍先爲后土後轉作社不宜復爲后土因謂犁兼代句龍爲后土故兩食火土是鄭此注與左傳差互之故也實則蔡墨所謂后土爲社以后土土神社是地示職位略同句龍既爲后土又兼祀社非謂爲社之後遂不復爲后土鄭所引先師說強爲遷代不足據也金鶚云五行氣行於天質具於地故在天有五帝在地亦有五神五神分列五方佐地以造化萬物天子祀之謂之五祀月令云春神句芒夏神祝融中央后土秋神蓐收冬神玄冥犁爲祝融句龍爲后土此五官有功於世故配脩及黑爲玄冥犁爲祝融句龍爲后土此五官有功於世故配食於五神若月令句芒等則非人神也鄭注以爲五人神誤矣對文天日神地日示敬文示亦日神故月令五者皆日神左傳

以五祀與社稷並稱是地示非天神也大宗伯列五祀於社稷五嶽之間而以血祭祭之其爲地示尤明鄭注謂五祀者五官之神因引重該等解之然此乃人神安得列於社稷五嶽之中而血祭之也抑又誤矣小宗伯言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兼舉天神地示而不及五祀蓋以五帝該五祀省文也五祀亦當兆於四郊其壇與五帝同而其制小而且卑皆可推而知矣案金氏謂五祀爲地示卽月令句芒祝融等五神又謂左傳顓頊四叔及句龍等皆人神之配食於五示者其說皆是也春秋繁露求雨篇說五時之神云春祭其丁夏祭蚩尤季夏祭后稷秋祭少昊冬祭玄冥此與月令說迥異非古制也又御覽禮儀部引禮含文嘉云五祀南郊北郊西郊東郊中兆正謀又

引舊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
郊西南去城五里此五祀亦於四郊爲兆位之證然緯注所說
距國里數並與皇覽逸禮說迎氣郊堂祠與鄭月令注不合疑
不足據詳小宗伯疏云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
曰恆山中曰嵩高山石史記封禪書云岱宗泰山也南嶽衡山
也西嶽華山也北嶽恆山也中嶽嵩高也漢書郊祀志同詩大
雅崧高孔疏引孝經鉤命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
岳恆中岳崧高並同鄭義案南嶽衡山衡亦作霍爾雅釋山云
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
嶽說文山部云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秦室王者之所以巡
狩所至白虎通義巡狩篇云嶽之爲言嶽也嶽功德也東方爲

岱宗南方爲霍山西方爲華山北方爲恆山中央爲嵩高風俗
通義山澤篇云五嶽東方泰山尊曰岱宗南方衡山一名霍西
方華山北方恆山中央曰嵩高此並以南嶽爲霍山說苑辨物
篇說同詩嵩高疏引孫炎爾雅注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水經
釋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霍山爲南岳在廬江灊縣西南衡山
在長沙湘南縣南通典吉禮引三禮義宗云唐虞衡山爲南嶽
周氏霍山爲南嶽斯並以衡霍爲二山與孫叔然說同據應仲
遠說則衡霍爲一山而有二名釋地郭注亦云霍山在衡陽湘
南縣南今在廬江灊縣西卽天柱山灊水所出也漢武帝以衡
山遼曠因議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
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南山得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

霍山不得爲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漢武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依郭說則南嶽本爲衡陽之衡山衡山一名霍山漢武移南嶽於廬山之天柱天柱本不名霍山因漢武移祀遂稱天柱爲霍山故崧高疏引尚書大傳虞夏傳云霍山爲南嶽此與爾雅並在武帝移祀以前已爲衡爲霍則霍山本不爲天柱之名可知漢武號天柱爲南嶽事亦見史記封禪書崔靈恩謂周以霍山爲南嶽尤臆說不爲典要應郭說塙不可易故孔氏書舜典詩崧高左傳昭四年疏賈大司樂疏並從其義然釋山別有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之文大司樂注據之與此異者鄭因釋山五嶽有二文故兩存之據詩崧高疏引鄭禘間志則鄭謂周五嶽有吳嶽無嵩高金鶚謂以

吳嶽爲中嶽者周初之制以嵩高爲中嶽者東遷後從殷制其說甚瑣封禪書亦謂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是中嶽隨王都遷易之證此經作於周初則凡五嶽皆當如大司樂注數吳嶽而無嵩高此注爲鄭君未定之論賈疏謂大司樂注據災異尤誤詳大司樂疏云不見四寶者四寶五嶽之匹或省文者釋文云寶本亦作瀆下同案後注作四瀆阮元云寶者瀆字之假借也丁晏云小宗伯注四望五嶽四鎮四寶大司樂注同左傳襄十九年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史記齊世家作句寶莊九年傳遂殺子糾於生寶齊世家作笙瀆論議案史記殷本紀引尚書逸湯誥云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原注海者也風

俗通義山澤篇云尙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鄭以四瀆爲五嶽之匹者明祭四瀆與五嶽禮等亦用血祭故以五嶽該四瀆也風俗通義又云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是漢祭四瀆五嶽亦同禮四瀆之濟正字當作洌四水源流詳職方氏疏云祭山林日埋山澤日沈順其性之含藏者說文艸部云薶瘳也水部云湛沒也經狸沈卽薶泄之段借字狸注例又並作埋卽薶之俗詳鼈人疏賈疏云經山林川澤總言不析別而說故鄭分之以其山林無水故埋之川澤有水故沈之是順其性之含藏也論議案爾雅釋天云祭山日肢縣祭川日浮沈覲禮云祭山丘陵升祭川沈公羊僖三十一年何注亦云山縣水沈諸書說祭川與此經

合而祭山則異詩大雅鳧鷖孔疏云鄭志釋天云祭山曰廢懸
不言埋張逸引以問而鄭荅曰爾雅之文漢非一家之注不可
盡據以難周禮而於校人玉人之注有廢沈之言是鄭意亦以
祭山有廢懸之法鄭雖不解廢懸之義要祭山廢懸而復埋也
今案管子形勢篇云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
沈玉極矣祈羊卽廢懸沈玉卽此沈祭也但釋天祭山廢懸之
文與此狸祭不同孔謂祭山廢懸而復埋是也鄭荅張逸不從
爾雅而校人玉人注又據以爲說者蓋謂山嶽正祭以狸告祭
以廢懸與鄭志說微異要孔說足以通之賈疏謂爾雅廢懸或
異代法鳧鷖疏引孫炎說又謂廢懸卽狸邢昺爾雅疏遂合廢
懸與此狸沈爲一則不徒於經義不合并非鄭意矣至鳧鷖疏

又誤解鄭箋義謂祭川亦沈而復埋則尤失鄭指惠士奇云左傳昭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之河上沈而自出言神不散其祭也安得有沈而復埋之說乎案惠說是也廢縣浮沈互詳校人大人疏云鬮鬮牲骨也者後鄭從今書作鬮釋之山海經中山經郭注云鬮謂破羊骨磔之以祭也案郭注骨字疑當爲骨之誤云鬮而磔之謂磔禴者此亦釋辜爲磔與先鄭同禴余本及注疏本並作攘字通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小子注引亦作磔禴鄭月令注云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又月令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注亦釋爲磔攘漢書地理志左馮胡雲陽有越巫貼鄴祠孟康注云貼音辜磔之辜辜鄴亦即磔攘鬮辜

亦謂之列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割列禴墜盧注云割割外也列驅享也金鶚云禴禴四方皆有百物之神或有爲禴者故孫牲以禴之四方百物當以四字連讀案金說是也此驅享所祭蓋四方之小神若左昭十八年傳鄭祓禴於四方之屬故在山林川澤之下舞師羽舞舞四方之祭祀注云謂四望也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也注云四方卽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彼廣眈四望山林川澤之示與此四方小神異又上文五祀及詩小雅甫田毛傳說迎氣祭五帝尙書大傳說六沴祀五精並稱四方則與此四方之祭尊卑尤懸絕互詳舞師大司馬疏云及蜡祭者蜡亦索祭四方百物之神也引郊特牲日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人蜡不通以謹民財也者證蜡祭四方鄭彼

注云四方方有祭也其方穀不孰則不通於蜡焉使民謹於用財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可嗇二也農三也郵表曝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此注記字明注疏本並作祀案賈所見別本作祀故疏云彼云八蜡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誤孫志祖云祀字亦可通觀注云四方方有祭也疑鄭所據本爲祀字與唐初疏家所據本有不同賈氏不達乃以爲誤耳引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曝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者證有百物也彼文又云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鄭彼注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嗇所樹藝之功使盡饗之農田竣也郵表曝謂田竣所

以督約百姓於井闕之處也詩云爲下國嘏郵禽獸服不氏所
教擾猛獸也案鄭釋大蜡八神獨斷及國語楚語韋注說並同
孔疏引王肅說則分猶虎爲二無昆蟲陳祥道又據記報畜之
文謂當去昆蟲而增百種案陳說近是江永金鶚說並同八神
依鄭說先齊司畜農爲人鬼郵表睨坊水庸爲地示其猶虎昆
蟲則此經百物之魁也故國語楚語云天子衛祀羣臣品物韋
注云品物謂若八蜡所祭猶虎昆蟲之類也韋亦從鄭義先齊
司畜卽蕭章之田祖田畷詳彼疏惠士奇云百物者五地之物
神仕職所謂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魁物魁者羽物鱗物鱗物毛
物介物之鬼是爲百物之精而以夏日至致之則非蜡祭明矣
案惠說足補鄭義蓋蜡祭雖兼及百物而物魁之祭固不止大

蜡也以肆獻禋禋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
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
獻禋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
孰時也獻獻醑謂薦血脰也禋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
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
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
後薦腥薦孰於禘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禘言肆獻
禋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
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疏
以肆獻禋禋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者賈疏云此一經陳享宗廟
之六禮也此六者皆言享者對天言祀地言祭故宗廟言享享

獻也謂獻饌具於鬼神也從禋祀以下至此吉禮十二皆歆神
始何者案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
祀天神已下下復云圓鍾爲宮若樂六變天神皆降若樂八變
地示皆出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鄭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
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
焉彼先奏是樂以致其神則天神地祇人鬼皆以樂爲下神始
也彼鄭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裸焉據宗廟則此上下天神言
禮地示言血此宗廟六享言裸是其天地宗廟皆樂爲下神始
煙血與裸爲歆神始也又案禮器與郊特牲皆言郊血大饗腥
主獻燭一獻孰者皆是薦饌始也以其郊是祭天而言用血大
享是禘祭先王而言用腥三獻是社稷而言用燭一獻是祭羣

小祀而言用孰與此是其先彼是其後後爲薦饌可知故郊言
血大亨言腥三獻言粢一獻言孰也吳紱云肆獻裸者享先王
之降禮饋食者享先王之殺禮以二者統冒於上而以四時之
祭分承於下肆獻裸饋食不專一祭隨所值而當之者也案吳
說是也江永說同凡禘祫及時祭皆兼有肆獻裸饋食諸節故
司尊彝說祠禴嘗烝及閒祀追享朝享皆有裸彝明二裸九獻
禮無不備鄭賈以肆獻裸饋食分屬禘祫殆非經義鄭瓘入注
謂始禘自饋食始於經亦無可徵竊謂此云肆獻裸者亦兼有
饋食此統合禘祫及時祭也云饋食者則唯自饋孰始特牲饋
食禮注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士虞禮云特豕
饋食注云饋猶歸也少牢特牲饋食禮罔大夫士祭禮皆三獻

因以饋孰爲始謂之饋食若然天子諸侯亦當有大牢饋食禮饋食雖有醑尸之獻然在食後與裸獻在祭前不同也凡王禮廟享皆九獻而告祭及祈禱禮殺容有自饋食始者故此經以爲六享之一也又江永謂天子諸侯每月朔朝廟之祭當用饋食禮方苞莊有可又以此饋食爲薦禮經亦宜含此諸義凡天子諸侯獻新物皆用薦禮故公羊桓八年何注云無牲無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月令仲春天子鮮羔開冰季春薦鮪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雉嘗黍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嘗魚皆云薦寢廟是也薦不用成牲則不成肆解又不迎尸則無裸獻之節直饋新物而已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大夫之祭

牲羊曰少牢土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
無尸者厭也彼所謂饋食者卽指特牲饋食禮所謂稷饋者則
無尸之饋也此經饋食蓋兼彼饋食稷饋二禮言之禮既夕云
朔月若薦新不饋于下室注云以其殷奠有黍稷也是薦新無
尸之厭亦有黍稷故通謂之饋食矣凡庶人無祭禮止有薦而
已士已上有祭禮而獻新物則用薦禮其禮雖殺而獻於祖考
則一故亦謂之享詩周頌潛序云冬季薦魚秋獻鮪也而其詩
云以享以祀此薦亦得爲享之證也又天子諸侯每月朔朝廟
當亦用薦禮詳司尊彝疏云以祠春享先王者此辨周時祭之
異名爾雅釋天云春祭曰祠郭注云祠之言食說文示部云春
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春秋桓八年公羊傳云春日祠何注

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云以禴夏享先王者禴與禴同爾雅云夏祭曰禴郭注云禴新菜可禴說文云禴夏祭也公羊傳云夏曰禴何注云禴麥始熟可禴故曰禴云以嘗秋享先王者肆師注云嘗者嘗新穀爾雅云秋祭曰嘗郭注同公羊傳云秋曰嘗何泮云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云以烝冬享先王者爾雅云冬祭曰烝郭注云烝進品物也春秋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云烝者何冬祭也冬日烝何注云烝眾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最多芬芳備具故曰烝御覽禮儀部引白虎通義說同案烝國語魯語大戴禮記千乘篇並作蒸登同字通以上說時祭並與此經同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春日禱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祠夏日禱以禘爲殷祭詩小雅天保孔疏引鄭禘禘志亦謂祠禴嘗烝爲周公制禮所改郊特牲祭義又有春禘秋嘗注以禘爲禴之誤又以爲夏殷之禮以其與此經不合知非周法也又此經時祭不言何月王制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孔疏云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禮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議其用七月明當用六月是也魯以孟月爲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注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非鄭義也此薦以仲月謂

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子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禘祭時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案春秋桓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書者左氏見其瀆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廩災左氏公羊以爲不應嘗此等皆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案孔說是也國語楚語云日月會於龍虺羣神類行國於是乎烝嘗韋注云虺龍尾也謂周十二月夏十月也

烝冬祭也嘗嘗百物也春秋繁露四祭篇云祠者以正月始食
韭也祠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
進初稻也公羊桓八年何注云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
物之月也通典吉禮引高堂隆云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
四時之祭也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此並與鄭孔說同左
桓五年傳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杜注以始殺爲建酉之月閉
蟄爲建亥之月孔疏引賈服則以始殺爲孟秋是亦以孟月也
唯蔡邕集月令問荅云宗廟之祭以中月說與鄭異而杜氏春
秋釋例烝嘗例云周禮祀號日以四時仲正之也又云周禮祭
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斯又誤據大司馬中夏中冬祠烝
之文不知其爲告祭獻禽非正禮也其天子薦新無常月月朔

之薦則比月行之不必在孟仲月管子輕重己篇云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大宗其盛以麥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依其說則祭大宗在中夏祭太祖在孟秋不皆在首時或亦據薦新言之又大司馬獻禽祀酌祀烝蓋亦用薦禮詳彼疏 注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者說文育部云音獻也孝經曰祭則鬼盲之篆文作享享即享之隸變以此六者並云享先王故知爲宗廟之祭經例凡祭享字作享饗燕字作饗儀禮禮記則祭享字亦通借饗爲之與此經字例不同也國語魯語云嘗禘蒸享韋注云春祭曰享享獻物也彼以享專屬春祭非此經之義云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者鄭以此文在四時之上則其禮宜大於時

享故以爲禘祫然其說非也此肆獻裸爲廟享之隆禮凡殷祭時祭所同雖中含禘祫而非專據禘祫言之至饋食爲廟享之殺禮則惟告祭祈禱及薦新朝朔時行之不闕時祭殷祭也禮書引陸潛云禘以肆獻裸爲主猶生之有饗也祫以饋食爲主猶生之有食也案陸說亦以此首二享爲殷祭而與鄭義正相反並非經義云肆者進所解牲禮謂薦孰時者賈疏云薦孰當朝饗後爛祭時故禮運云胙其俎孰其殺鄭云孰其殺謂體解而爛之是其饋獻獻以益齊之節故云薦孰時但體解之時必肆解以爲二十一體故云肆也論議案小子羊肆注云肆讀爲鷩羊鷩所謂豚解也此訓肆爲解牲體蓋亦讀爲鷩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注義略同惟禮經有豚解又有體解二者

不同士虞記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脰脊脅而已孰乃體解升於鼎也凡豚解者爲七體體解者爲二十一體解肆雖同體數則異廟享二解兼有但薦腥則豚解薦孰則體解小子注以羊肆爲豚解典瑞祿圭以肆先王注云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彼注亦不專屬薦孰則是兼腥孰二解矣而此注專舉薦孰者鄭以經云肆獻禘爲逆言則肆當獻後而薦腥在二禘之後三獻之前於次不合故以四獻之後薦孰爲釋然則鄭意豚解體解通謂之肆而此經之肆則專屬體解無豚解賈疏謂肆解爲二十一體是也但此經肆獻禘爲祭祀之隆禮文次先後蓋無定例此肆亦當爲豚解體解之通名不必專屬體解也任啓運謂肆爲薦血腥與薦孰對文黃以周亦據郊特牲記用牲有

六節毛血腥肆爛脰謂腥肆爲一類經凡云肆者皆專屬薦腥
義亦得通豚解體解詳內養疏又案典瑞肆先王御覽珍寶部
引馬融注訓肆爲陳書牧誓商王紂昏棄厥肆祀係孔傳同詩
周頌雝於薦廣牡相子肆祀箋云陳祭祀之饌馬意蓋亦謂陳
饌以祭然是內外大小羣祀之常法不宜與獻裸並舉故鄭不
從也云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者以上下文例校之薦血腥下當
有時字此謂當三獻四獻之節也賈疏云此是朝踐節當二灌
後王出迎牲祝延尸出戶坐於堂上南面迎牲入豚解而腥之
薦於神坐以玉齋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齋酌醴齊以獻尸
故云謂薦腥也詒讓案鄭以經文逆言則獻在裸後肆前故惟
據朝踐三獻四獻爲釋實則經文通咳朝踐饋獻朝獻再獻等

爲文鄭說亦非經意云禋之言灌者小宰注同云灌以鬱鬯謂
始獻尸求神時也者司尊彝注義同謂當初獻二獻之節獻尸
凡九以二禋爲始故云始獻尸也賈疏云凡宗廟之祭迎尸入
戶坐於主北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尸得之滌地祭訖啐之
奠之不飲尸爲神象灌地所以求神故云始獻尸求神時也言
始獻對後朝踐饋獻酌尸等爲終故此稱始也論語八佾皇疏
云郊特牲鄭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
圭瓚灌尸鄭注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
案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
人之禮而鄭注尙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得獻乃祭酒以灌
地也案此注及司尊彝注並云獻尸與祭統及書傳注同賈申

鄭義以獻尸尸祭之即為灌地求神皇氏及禮運孔疏引崔靈
 思說書洛誥孔說說並同皇引或解則謂灌地與灌人不同與
 鄭義異論語八佾集解引孔安國云灌者酌鬱鬯灌於人祖以
 降神也周易集解引馬融易注亦以灌為進齋灌地以降神孔
 馬說似並專屬灌地降神與灌尸別王鳴盛云祿有二郊特牲
 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
 論語既灌孔安國注酌鬱鬯灌以降神此皆言始時灌地降神
 之祿祭統云君執圭瓊祿尸鄭注司尊彝云祿謂以圭瓊酌鬱
 鬯始獻尸此皆言獻尸之灌江聲黃以周說並同今案王說與
 皇引或解同於義得通竊謂士虞禮未迎尸陰厭時有祭酒於
 苴之節王祭禮尸未入以前或亦先以鬱鬯灌茅以降神而後

迎尸二禩故說文艸部亦有束茅灌鬯爲菑酒之說但禮經無正文未能質定也引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者郊特牲孔疏引熊氏以爲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賈疏義同云灌是也者釋郊特牲所云先求諸陰卽指灌言故彼上文說灌鬯云臭陰達於淵泉又云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卽求諸陰之義也云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禘逆言之者與下其文明六享俱然者賈疏云如向所說具先灌訖王始迎牲次腥其俎腥其俎訖乃爛爛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最在先之事是

於禘逆言之也言與下其文明六享俱然者既從下向上爲文
卽於下五享與上禘祭皆有灌獻肆三事矣故云六享俱然詒
讓案經言肆獻裸以別於饋食耳本非逆言肆獻裸爲降禮固
禘禘時享所同然經實不專據禘言饋食之享則無肆獻裸之
節鄭謂六享所同亦非也云禘言肆獻裸禘言饋食者若有黍
稷互相備也者祭義云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鄭彼注云薦黍稷
所謂饋食也鄭意此經肆獻裸饋食四者實止三節裸爲一節
獻爲一節薦孰與薦黍稷同在一時則肆與饋食共爲一節禘
禘同爲大祭則三節皆備肆獻裸爲禘明禘亦有之饋食爲禘
而禘亦有黍稷二者錯舉明互相備然依鄭說則肆獻裸饋食
禘禘所同何以經文分屬二享其說殆不可通今以經文攷之

肆獻禋亦非無黍稷實兼禘禘時享而饋食則爲殺禮本不屬禘又節食雖亦有肆獻而與盛禮不同鄭說並非也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者此釋周禘禘之通制上制注及詩商頌玄鳥箋義並同賈疏云此亦周禘禘廢無文可明春秋左氏傳云周禮盡在魯卽以春秋爲魯禮今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春秋二年喪畢而禘於大祖謂若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躋僖公以僖二十三年薨至文二年秋八月於禮雖少四月猶是二年喪畢而爲禘祭也大祖謂周公廟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據春秋閏二年書吉禘于莊公彼在夏不在春者鄭禘禘志謂因懼難而速非禮也云羣廟者謂大祖及四親廟各分祭詩商頌長發孔疏引鄭禘禘志以爲禘祭各就其廟是也王制

孔疏云案閏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禘皆各就廟爲之故云羣廟云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者舊本無率字賈疏述注同余本及注疏本有與釋文合今據增五年而再殷祭公羊文二年傳文賈疏云殷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以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八年之中四年五年六年爲二年禘七年八年添前爲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詩玄鳥禮記王制曾子問孔疏並引鄭禘禘志云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閏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閏公心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經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福若已練然免喪又速至二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禘除喪夏四月則禘既禘又即以五月禘

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于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禘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公薨僖二年除喪而禘大廟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禘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以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僖公八年春當禘以正月會王入于泲故七月而禘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禘僖喪至此而除閒有闕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禘故明月卽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以其逆祀故特譏之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禘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亦五年而再殷

祭與僖同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
遂卒于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率張本故略之言有事
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
月而禘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禘冬
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禘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
有事于武宮傳曰禘于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于襄公此則
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於茲明矣儒家
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誦誦爭論從數百
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
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
所由而相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禘于大祖明年春禘于

羣廟億也宜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此相準況可知也案此邱所考魯禮禘祫疏數之說二疏所引互有刪易今參合校補著之於此鄭依春秋經傳所書禘祫之年互相參校以其所書推其所不書雖不甚塙然所定三年禘五年祫之說則不誣也詳後云一祫一禘者賈疏及詩魯頌閟宮孔疏並謂是禮謾文漢書韋玄成傳亦有此說謂自終喪之禘數之吉禘後三年則有祫吉禘後五年又有禘是謂三年祫五年禘其實祫禘更迭而行自相距各有五年也案宗廟之祭莫大於禘祫而自漢以來羣儒聚訟鄭說禘祫之義見於諸經注及禘祫志者王制云天子禘祫祫嘗祫烝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

烝烝則不酌諸侯酌牲禘一牲一禘省禘烝禘鄭注云牲猶一也禘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凡禘之歲春一酌而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禘以禘爲殷祭也詩周頌豳禘太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王制疏引鄭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禘爲大祭禘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又閔宮疏引禘禘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禘故禘以夏先王禘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宋書禮志載朱膺之議引鄭云禘以孟夏禘以孟秋王制疏云鄭禘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禘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

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禘相似其文武以下遷祖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子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與因其間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通典吉禮引禘禘志說禘位悉同是孔義亦本禘禘志也綜此諸文則鄭說周之禘禘並爲殷祭其異者禘小而禘大禘分而禘合其年之疏數則吉禘之後三年禘五年禘禘禘自相距各五年其祭之時則吉禘以春大禘以夏禘以秋其祭之儀法禘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禘則文武以前遷主於后稷之廟文武以後遷主穆祭於文王

之廟昭祭於武王之廟未遷之主各自祭於其廟此其率教也
今博稽經典及羣儒之說其與鄭同者如齊書禮志引禮緯稽
命徵云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後漢書張純傳純奏云禮說三年
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說
苑脩文篇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太常議引白虎通五經
通義許慎異義賀循祭議說並同初學記禮部引五經異義云
三歲一禘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又說
文元部云禘禘祭也周禮曰五歲一禘禘大合祭先祖親疏遠
近也周禮曰三歲一禘蓋據周禮說文此並與鄭三年禘五年
禘之說同者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季
夏卽夏正之孟夏毛詩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

嘗唯天子兼之通典吉禮引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
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
禘者禘也第也祫以秋者以合眾舉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
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此與鄭夏禘秋祫之說同者也曾
子問云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公羊文二年傳云大事者
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穀梁傳說同漢書韋玄成傳云
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父爲昭子爲穆孫
復爲昭古之正禮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通義云祫皆取未遷
廟主合食大祖廟中又引白虎通義云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
合食於大祖也此與鄭祫合祭已毀未毀之主於大祖廟之說

同者也至其說之異者尤眾綜而論之約二十一家鄭以禘祫爲二祭而或合爲一通典古禮引賈逵劉歆說禘祫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魏書禮志引王肅云禘祫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稱禘審諦之故稱諦非兩祭之名論語八佾集解引孔安國說王制疏引杜預說左傳僖三十三年疏引劉炫說並同此與鄭義異者一也鄭以禘大禘小而王制疏云王肅張融孔晃皆以禘爲大禘爲小唐郊祀錄引馬融云禘大禘次之公羊閔二年徐疏述何休義亦云禘大於禘此與鄭義異者二也鄭謂三年禘五年禘而穀梁閔二年楊疏推范甯義云禘既三年禘則五年此與鄭義異者三也又閔宮疏引禘祫志云或云歲禘終禘漢書韋玄成傳匡衡云閔歲而禘又劉歆以爲壇壝則歲貢大禘

則終王通典吉禮晉徐禘虞喜議引春秋左氏說亦有歲禘終禘之文此與鄭義異者四也鄭以禘祫自相距各五年而諸儒以禘祫爲一則禘自相距各三年而無五年之禘故閔宮疏引禘祫志云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左傳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杜注謂禘者三年大祭之名又謂僖公歷三禘乃致哀姜蓋謂五年再禘則八年三禘也唐書禮志引晉陳舒議亦謂三年一殷此與鄭義異者五也又或謂禘與祫自相距三年禘與祫自相距五年公羊問二年徐疏云何氏之意以爲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祫並作之但夏禘則不酌秋禘則不嘗而已一禘一禘隨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時矣此與鄭義異者六也鄭以禘祫既夏秋不同則相距

月數不得均齊而或謂殷祭相距各三十月通典吉禮引徐邈議云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此與鄭義異者七也鄭以吉禘在春大禘在夏而或謂禘無常月杜氏春秋釋例云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仍計除喪卽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此與鄭義異者八也鄭以大禘在秋而或以禘爲在冬續漢祭祀志張純奏云禘之爲言諦諦諷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禘以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唐志開元大常議亦云秋冬爲禘此與鄭義異者九也鄭以周禘既在秋則王制禘禘禘嘗禘烝非周法而或據彼文謂禘三時皆可通典引徐邈云禘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禘服終無常故禘隨所遇惟春不禘故

日特祔非殷祔常也又引宋周景遠議亦謂夏秋冬三時皆殷此與鄭義異者十也鄭以一年之中祔祫不並行而或以祫祫同年而異時穀梁楊疏云或以祫祫同三年但祫在夏祫在秋直時異耳此與鄭義異者十一也鄭以三年喪畢而祫明年春祫以後三年祫五年祫悉以是爲根數而公羊閔二年何注云禮祫祫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遣祫則祫遣祫則祫是謂建國定制祫世積推不斲自新君除喪之年爲始此與鄭義異者十二也鄭以祫合祫分而詁儒或以祫祫爲一而祫爲合祭論語八佾集解引孔安國云祫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通典引王肅云曾子問唯祫于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祫臣以爲祫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祫可知

也此與鄭義異者十三也鄭以禘文武以前遷主祭於后稷廟以後遷主分祭於文武廟而或謂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廟御覽引五經通義云禘者諱也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通典吉禮引韓詩內傳說同又王制疏載王肅論云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遷也審諱昭穆遷主遷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大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于其廟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此與鄭義異者十四也或以禘祫爲一而合祭爲禮之常特祭爲禮之變春秋釋例云禘於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此與鄭義異者十五也或分禘祫爲二而禘仍合祭續漢志張純奏引元始五年始

行禘禮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此與鄭義異者十六也鄭以祫爲毀廟未毀廟皆合食於太祖而或謂祫止毀廟合食續漢志張純奏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此與鄭義異者十七也鄭以禘祫皆徧及已毀未毀之主而祫合禘分而或以禘則毀廟合食祫則不及毀廟通典引王肅議云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此與鄭義異者十八也鄭以祫禘皆盡及毀廟之主而通典引徐禕虞喜議據左氏說歲祫及壇墀終禘及郊宗石室又引袁準正論說同則謂雖及毀主而有遠近之殺此與鄭義異者十九也鄭司勳注以冬大烝祭功臣而公羊文二年何注云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

祭也此與鄭義異者二十也鄭以喪畢先禘後禘以後三年禘
五年禘是自除喪以後皆禘先禘後而公羊何注謂三年喪畢
遺禘則禘遺禘則禘則禘禘先後無定此與鄭義異者二十一
也以上諸說岐迂禘出無所折衷今博攷諸經審繹鄭義惟周
制毀廟之主並藏大祖廟不藏文武廟則禘祭遷主亦當如禘
通合食於大祖廟逸禮韓詩五經通義諸家之說實爲允愜鄭
誤以文武爲二祫凡文武以後遷主藏焉故謂禘祭亦以文武
後遷主以昭穆祭於文武廟此與禮制不合詳敘官及守祫疏
此外諸義則並參賁經傳罔不可易蓋春秋有禘有吉禘而文
二年大事于大廟左傳不云何祭公穀則以爲大禘明禘之外
別有此大禘之祭則謂禘禘一祭二名者非也昭十五年有事

于武宮左傳以爲禘而禘經獨書大事明禘大而禘小則謂禘
小於禘者非也通典亦申鄭說云以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禘大
於禘案春秋公羊傳云大事于大廟大事者禘也至於禘則云
禘於莊公禘於僖公既不於大祖則小於禘也又案禮記禘於
大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案韓詩內傳云禘
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則禘小於禘也禘則羣廟之主
悉升於大祖廟禘者於其廟而行祭禮二祭俱及毀主禘之與
禘同得爲殷禘則小於禘而大於四時也會子問主夫子云自
非禘祭七廟五廟無虞主而不言禘小於禘明矣案杜說詳覈
足輔鄭義國語周語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漢人因而爲
歲禘終禘之說然日祭月祀之說煩數不合禮典且云歲貢終

王不云歲禘終禘終禘卽三年喪畢之吉禘而歲禘之說於經無徵且依彼說則世唯一禘禘既太疏比歲有禘禘又太數於理尤未安則謂歲禘終禘者非也禘禘既爲二祭則當分年迭行公羊說大禘而云五年再殷是無五年再禘之說則謂三年一禘五年再禘者非也何氏公羊注說五年而再殷祭云二年禘五年再禘蓋以五年再殷二祭通數與鄭說略同徐彥不達誤謂禘三禘五各自計年實非何意唐制亦沿斯誤故通典吉禮載開元太常議據鄭義駁之云今大廟禘禘各自數年兩岐俱不通計或比年類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禘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制數又不同蓋深中其失則徐彥之說非也季夏魯禘有明堂位明

證則杜預謂禘無常月者非也春秋文二年八月大禘此禘在
秋之明證王制三時之禘與禮不合比時殷祭尤爲煩瀆鄭以
爲夏殷法雖無塙證然其非周制固無可疑則漢以後制以冬
禘及徐邈四時皆禘之說非也禘夏禘秋時旣不同則無中分
各三十月之理況以六十月再殷爲定限而其間有閏積十二
閏則五年再殷之數必有超越尤不可通則徐邈每三十月殷
之說非也三年終喪必有吉禘明禘後有禘自是三年禘後復
有禘距前禘自是五年則謂禘三年禘五年者非也五年再殷
公羊有明文斷無同年再殷之理則謂禘禘同三年者非也春
秋閏二年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昭二十五
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並特祭於其廟則謂禘合祭於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三

空 楚學子禮本

四百七十六

太祖者非也祫迎四廟之主曾子問有明文則漢制祫止毀主合食祖廟不及未毀主之說非也祫毀主合食逸禮亦有明文則漢光武時議者謂祫不及毀主者非也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雩雩為冬祭既不在夏秋則非禘祫可知況功臣配食乃禮之小者不容禘祫二祭專以此為區別則何休禘惟功臣與祭之說非也禘祫之祭聚訟已久今以鄭義為本而條列唐以前諸家之說辯證其是非宋以後異說尤繁並不復論其郊丘明堂之禘與廟享不同別詳大司樂疏

周禮正義卷三十三終